

## 纵深

# 日本人都没听说过 导购员嘴里却成了日本销量第一 屈臣氏“花印”化妆品热卖真相调查

■见习记者 陈梦吉

上个月,杭州的李小姐在屈臣氏购物时,导购向她推荐了“花印”面膜,并称这款面膜在日本国内销量第一。李小姐心动了,花300多元购买了日本COSMOBEAUTY株式会社生产的“花印”补水面膜以及药用美白乳液。然而,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她发觉效果很一般,便对“花印”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求证……

## 日本网友没听过这款热销货

李小姐告诉记者,她在自己常逛的日本的护肤品论坛上发布了“花印”产品的照片。令她意外的是,回复的日本网友竟然全部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网友Yukiya还针对照片里的信息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一,大部分日本化妆品在标注产地时都会用英文‘Made In Japan’,而不是‘日本制’这样的汉字表述;第二,从没听说过‘花印’这个品牌,也没有一家叫‘COSMOBEAUTY’的化妆品公司;第三,在日本,‘蛋白质’是用日文片假名写的,写法是‘タンパク’或者‘たんぱく’,‘蛋白’在书寫中已经不使用了。”

Yukiya得出结论,“花印”并非日本产的。她的回答让李小姐大吃一惊。较真的她又在日本雅虎搜索“蛋白”一词,结果的確如网友所说,“蛋白”在日文中早已不使用了。

“屈臣氏也是一家大公司,为何会欺骗消费者呢?”李小姐打电话向本报投诉时称,自己很受伤。

## 店员不肯透露产品信息

带着李小姐的疑问,记者走访了杭州3家屈臣氏门店。

在湖滨路的一家屈臣氏,导购小姐告诉记者,“花印”品牌于去年8月在中国国内600多家屈臣氏上架,在上海和温州受到颇

客欢迎,今年4月登陆杭州屈臣氏。“这个牌子卖得非常好,好的时候,面膜一天可以卖十幾瓶。”

记者了解到,尽管价格不菲,但凭借日系护肤品在顾客中的良好口碑,“花印”很快成为屈臣氏各门店的热卖产品。杭州3家门店的屈臣氏导购和促销员大多以“在日本国内销量很好”、“属于中高端产品”等说法作为“花印”的最大卖点。

然而记者注意到,无论是李小姐购买的“花印”产品包装上,还是其官方网站上,都找不到生产商的联系方式。记者随后又拨打产品包装和官网上的美容热线800-810-7088,结果是空号。

在“花印”所谓的生产商“COSMOBEAUTY株式会社”的网站上,记者发现公司产品介绍中根本没有提及“花印”。而在网上搜集“花印”的资料时,记者发现,有不少网友和李小姐一样,对“花印”心存疑惑。

当记者询问产品是否真的是日本生产、在日本的销量如何时,屈臣氏湖滨路店的一位店员表示,屈臣氏只保证寄售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产品的其它信息与屈臣氏无关;而“花印”在屈臣氏的销量和排名则属于商业秘密,不方便透露。

## 药妆身分亦成谜

根据屈臣氏导购的说法,李小姐购买的美白乳液属于药妆。产品的外包装盒底部有两行中文字,写着“产品是经过日本厚生省鉴



屈臣氏店员口中“日本销量第一”的“花印”系列化妆品

定的医薬部外品”。而所谓的“医薬部外品”,即是国内通称的“药妆”。药妆产品的售价通常要高一些。

在产品的中文标签上,这款美白乳液的成分主要包括动物胎盘素、尿囊素、PCA钠盐等。而在外包装盒上大肆强调的超级保湿成分,就是被国内消费者誉为平价护肤品的甘油。所有这些成分,在一些基础护肤品中都很常见。李小姐质疑:这能算药妆吗?

“花印”官网上出示的医薬部外品制造销售许可证上写道:“根据《药剂法》第12条第1项的规定被许可为医薬部外品制造销售者,特此证明。”记者查询了专门负责审批药妆的日本厚生省的网站发现,根据厚生省的规定,医薬部外品的制造必须依据日本《药事法》第14条的有关规定。而“花印”官网上提到

的日本《药剂法》,其适用对象是医薬用品,和化妆品无关。

一家日系化妆品专营店的导购告诉记者,进口化妆品必须在外包装盒上注明代理商及联系方式。然而,“花印”产品的外包装盒上未标注代理商是北京谦宏贸易公司,并没有联系方式。而屈臣氏导购说,“花印”产品目前由上海伊盈化妆品公司代理。也就是说,“花印”的实际代理商与标注并不一致。

记者通过网络和114查号服务查到了这两家公司的电话,但号码不是错的,就是无人接听。

目前,记者已就“花印”的问题联系了COSMOBEAUTY株式会社。

对于这款“日本国内销量第一”的化妆品的真实身份,本报将继续关注。

# 叶子变票子 政府想法子 《浙江省林权流转和抵押办法(草案)》开庭听证

## 林权流转有了合同规范

“如果早点出台这个林权流转的办法就好了,我和邻居就不会闹得这么不愉快!”50岁的庆元县林农张大伯对记者说。

4年前,张大伯一家外出打工,家承包的几块林地没人看管,杂草丛生,他看着有些心疼。第二年,他和邻居商量后,决定把几块林地交给邻居经营几年,自己每年按120元/亩的标准收取租金。出于信任,两人达成了口头协议。

今年,张大伯回家务农,打算向邻居收回林地。不料邻居却不同意,称当初说好他可以使用林地至少5年,现在树苗长大了,林地却要被收回,太不公平。而张大伯则坚称自己没有明确提出过5年期限。两人都口说无凭,闹得十分尴尬。

前些天,张大伯仔细阅读了正在征集意见的《浙江省林权流转和抵押办法(草案)》。草案规定,林权流转,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草案还详细列举了林权流转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林地类型、坐落、面積,林种、樹种,林齡,蓄積量,株數等;流转價款及支付方式;流转期限及起止日期;当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合同期滿時林木存量及處置等等。

“如果当初能把这些都写在合同里,现在怎麽可能会有纠纷呢?”张大伯说,据他所知,很多村民转包、出租、互换林地时,要麼是口头约定,要麼寫張簡單的條子,事後產生纠纷了雙方很难說清楚。

對此,參與草案制訂工作的省政府法

制辦立法一處處長張明决表示,草案之所以详细规定了合同要素,就是針對林農私下进行林权流转时存在的诸多不規範問題。此外,草案還規定,省林业主管部門應會同省工商行政主管部門,制訂林权流转合同示範文本。

## 林权抵押盘活山林

草案对于林权抵押的规定,讓參與聽證會的林業企業代表很感興趣。

“目前,用林地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这条路很难走。因为林地需要通过种植、養護、砍伐和銷售才能实现价值,很难像其他抵押物一样直接套现。”

而企业代表看到,草案中的不少规定,对于促进林权抵押、盘活山林有积极意义。

草案规定,林权权利人可以依法将其擁有的林权入股、抵押或者作为出资、合作的条件。抵押期内,因森林火灾、森林病蟲害等致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抵押人应当及时告知抵押权人;抵押人对抵押的林木申请采伐的,应当提供由抵押权人出具的意見。

合同届满,抵押人未清偿債務的,抵押权人可以依法处置抵押物。抵押权人以采伐方式处置抵押的林木的,经申請,縣級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優先安排采伐指標。

“这些规定,有助于抵押物的变现,减少了银行的风险,银行也就樂意接受林权抵押。这样以来,不論林企還是林农,都能更方便地将山林盘活,从而实现更好的經營和山林維護。”张明决解释。

## 杜绝滥用职权低价卖林

近日,庆元县五大堡乡原黨委書記劉盛,因貪污受賄和濫用職權被判了刑。根據慶元縣檢察院的指控,劉盛在擔任慶元縣五大堡鄉黨委書記、鄉長期間,濫用職權,違反國有林木流轉程序規定,草率地以鄉長辦公會議決定的形式,以8萬元低價出讓1870畝國有林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72萬餘元。

“這個案子,我們都聽說了。這次的草案,對國有林木和集體林木的林權流轉有非常嚴格的規定,相信這樣的案子以後不會再輕易發生了。”一位參加聽證會的林農代表對記者說。

草案規定,國有林權轉讓,應當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林管理機構審批。國有林權流轉應當采用招標、拍賣等公開競爭方式進行。

對於集體所有林權,草案規定,除家庭承包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林地承包經營的,或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林木所有權或者使用權轉讓、出租的,應當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

“這樣規定,是為了讓國有、集體林權的流轉更加公開、透明、規範,也更尊重民意。此外,草案還規定,國有和未實行家庭承包的集體所有林權流轉前,應當進行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流轉的價格不得低于資產評估價格。”张明决說。



听证会现场

■本报首席记者 金霖萍  
通讯员 朱伟 傅施展

近日,省政府法制办在林业大市丽水举行了《浙江省林权流转和抵押办法(草案)》听证会。这份草案,让林农、林业企业、银行、林业部门等看到了一个盼头:林权流转将更规范、更透明、更尊重民意。



听证会现场